

苏曼殊论

任 访 秋

一

苏曼殊（一八八四——一九一八）字子谷，又名玄瑛（曼殊是他削发后的法号），广东中山县人（原名香山县）。父苏杰生，为旅日华侨，曾任日本横滨英商万隆茶行买办。嫡母黄氏，居原籍。生母为日人若子（家人称为“贺哈喏”日语“才若——オリカ”），原为杰生的下女，生曼殊后，不到三个月，即离开苏家。曼殊为其父所纳妾河合仙所抚养（文公直《曼殊大师传》），因而曼殊终身认河合仙为亲母。

一八九四年，中日爆发战争，曼殊随他的父母返国。不久，因其父家道中落，于是令曼殊跟他的母亲又去日本。一八九九年曼殊十六岁，入横滨大同中学读书。一九〇一年，由于他的亲戚林氏的资助，入东京早稻田大学，次年转学于振武学校，习初级陆军。

曼殊开始参加革命活动，在一九〇二年，由大同中学时同学冯自由介绍，加入了留日革命人士组织的青年会。该会宣言，以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。不久又参加拒俄义勇队，和军国民教育会。由于他的表兄林紫垣反对，曼殊不听，因而停止了对他的资助。此后，曼殊生活无着，被迫返国。回国后即削发为僧，易名曼殊。后到上海与革命人士陈独秀、何廉施、章行严等往来，并为《国民日报》助理编辑，与陈独秀合译法人屠俄的小说《惨世界》。后曾往来于苏州、长沙、芜湖、江宁等地，担任学校教职。

一九〇六年再至东京，与章太炎、刘申叔夫妇住在一起，所著《梵文典》成书后，曾请章刘二人作序。所译英诗人拜伦的诗篇，也曾请太炎为他润色，同时并为太炎主编的《民报》、和刘申叔主编的《天义报》撰稿。在《民报》上曾发表《岭海幽光录》，和译的小说《婆罗海滨遁迹记》。在《天义报》上发表《梵文典自序》、《秋瑾遗诗序》、《画谱自序》等。曼殊精于绘事，刘申叔夫人何震曾拜他为师，并曾辑印《曼殊画谱》行世。后刘申叔夫妇变节，入端方幕府，为清廷侦探，党人中有人疑曼殊亦与其事，曾投函警告。太炎听说后，发表《书苏玄瑛事》，为他申辩。文中极称曼殊品格高洁，说：“广东之士，儒有简朝亮，佛有苏玄瑛，可谓厉高节，抗浮云者矣。”最后还说：“玄瑛可诬，乾坤或几乎息矣！”

辛亥革命后，党人多已飞黄腾达，但曼殊不涉足仕途，仍以卖文教书为活。他深愤袁氏当国，政治日趋腐败，过去个人对革命的期望，成为泡影，因而不免感伤愤激，流于消极颓唐。有时或为朋辈所邀，亦曾涉足娼寮，但不过逢场作戏，虽姘女盈前，始终

不一破其禅定。

此后，曾倾全力于小说的创作，先后在国内外各报章杂志发表中短篇，如《断鸿零雁记》、《天涯红泪记》、《绛纱记》、《焚剑记》、《碎簪记》等。一九一八年因患肠胃病，入上海广慈医院，终于不起，于五月二日卒，年三十有五。遗著后由其生前挚友南社创始人柳亚子及其公子柳无忌纂辑为《苏曼殊全集》行世。（以上根据：（一）冯自由《苏曼殊之真面目》见《革命逸史》初集；（二）文公直《苏曼殊大师传》见《苏曼殊大师全集》；（三）柳无忌《苏曼殊年表》见《苏曼殊全集》卷一。）

二

曼殊是一位杰出的画家兼诗人，他的作品也同王摩诘一样，是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。

曼殊的诗近百首，从内容上看，所抒发的绝大部分是身世之感，其次是家国之感。

曼殊是一个极富于感情的作家，由于遭遇不偶，所以他尝说：“思维身世，有难言之痛。”因而才决然削发，遁迹空门。但他并不同于一般的僧侣，在寺院里参禅打坐，诵经念佛，脱落世事，断绝尘缘，而仍然和现实社会中的友朋亲故相往还，特别在他青少年时期，他曾遇到一些妙龄女子，对他无限钟情，如调筝人、以及雪鸿等。他对她们的青睐，不能不为所动。但根据他的初衷，已不可能接受她们的爱情，因而在思想感情上，产生了剧烈的矛盾和痛苦。而这种矛盾和痛苦，正是他那些缠绵悱恻，幽怨哀婉的诗篇产生的根源。在他的这类篇什中，往往表现出当爱情在自己心湖里泛起波澜时，总是用佛法作为解除个人痛苦与矛盾的手段。即如《寄弹筝人》：

禅心一任蛾眉妒，佛说原来是亲。雨笠烟蓑归去也，与人无爱亦无嗔。

生憎花发柳含烟，东海飘零二十年。忏尽情禅空色相，琵琶湖畔枕经眠。

另外在《本事诗》中反映出他同爱他的女子之间的感情，已达到了相当深邃的地步，如：

桃腮檀口坐吹笙，春水难量旧恨盈。

华严瀑布高千尺，未及卿卿爱我情。

碧玉莫愁身世贱，同乡仙子独销魂。

袈裟点点疑樱瓣，半是胭脂半泪痕。

但由于他已出家，已不可能再同她结合，所以在诗中写出自己无可奈何的怅恨。

鸟舍凌波肌似雪，亲提红叶索题诗。

还卿一钵无情泪，恨不相逢未剃时。

这些作品的产生，不少在辛亥革命之后。由于当时袁氏当国，镇压革命党人，曼殊目睹国事的螭蟾，而又看不见光明的前途，所以不免与南社其他作家一样都流于消极颓唐。这些篇什不过是借以排遣自己无限的忧愤的情怀而已。

另外由于他孑然一身，四海为家，所以诗中时时流露出无限的孤苦、寂寞，飘泊流浪的感伤情绪。即如《题拜伦集》：“秋风海上已黄昏，独向遗编即拜伦。词客飘蓬君与我，可能异域为招魂。”又如《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》：“契阔死生君莫问，行云流

水一孤僧。无端狂笑无端哭，纵有欢肠已似冰。”都说明一个富于感情的诗人，但却要作断绝尘缘，泯灭五情的比丘，这是多么的不可能。但曼殊以最大的克制力，来抵御外缘的侵袭。表面上似乎是行云流水，悠闲自得，可是心灵深处的苦痛，又使他不能不流露出来，这就表现为“无端狂歌无端哭”的样子，象是一个神经上有毛病的人，而实际上这正是他思想感情的如实写照。

其次是他的家国之感，曼殊在晚清是一个具有高度民族思想与爱国思想的作家。这些思想表现在他的各种创作中，诗歌当然也不例外。即如《以诗留别汤国顿》：“蹈海鲁连不帝秦，茫茫烟水着佛身。国民孤愤英雄泪，洒上鲛绡赠故人。海天龙战血玄黄，披发长歌览大荒。易水萧萧人去也，一天明月白如霜。”诗中歌颂了鲁仲连和荆轲，真是慷慨激昂悲壮豪放，令读者感发兴起。与这篇风格相近的，还有《耶婆提病中末公见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旷处士》：“君为塞上鸿，我是华亭鹤。遥念旷处士，对花弄春爵。良讯东海来，中有游仙作。劝我加餐饭，规我近绰约。炎蒸困羁旅，南海何辽索。上国亦已芜，黄星向西落。青骊逝千里，瞻鸟止谁屋。江南春已晚，淑景付冥莫。建业在何许？胡尘纷漠漠。佳人不可期，皎月照罗幕。九关日以远，肝胆竟谁托。愿得趋元生，长作投荒客。竦身上须弥，回顾无崖岬。我马已玄黄，焚土仍寥廓。恒河去不息，悲风振林薄。袖中有短书，思寄青飞鹤。远行恋俦侣，此志常落拓。”这篇诗大似阮嗣宗的《咏怀》，它写于一九一〇年。当时曼殊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。就在这年，革命军在广州起义失败，党人刺摄政王不成而被捕，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朝鲜，设朝鲜总督。他眼看革命无望，祖国很可能成为朝鲜之续，所以才发出“上国亦已芜，黄星向西落。青骊逝千里，瞻鸟止谁屋？建业在何许？胡尘纷漠漠”的慨叹。

曼殊的诗，绝大部分为七绝，而言情篇什居十之九。诗中有“猛忆定庵哀怨句”（《东居杂诗十九首》），同《集义山句怀金凤》，即说明他是深受定庵、义山影响的。至于集中豪放之作，自系受英诗人拜伦的影响。惜乎在这方面，他没有作进一步的发展，这应该说是与他的平生遭遇，和个人气质有关。而他的享年不永，也是他的诗歌未能有着进一步地发展的原因。

三

曼殊从事小说创作，在辛亥革命后。他于一九一二年发表具有自传性的中篇作品《断鸿零雁记》。一九一四年，有《天涯红泪记》；一九一五年，有《绛纱记》和《焚剑记》；一九一六年，有《碎簪记》；一九一七年，有《非梦记》。这些都是短篇，共约十万余言。它们都掲載于国内外的著名报刊，如《太平洋报》、《民国杂志》、《甲寅杂志》、《新青年杂志》等。后来有的单行本发行，有的列入小说集中。到了二十年代，柳亚子父子编印《全集》，因而风行海内，对青年读者影响极大。过去评曼殊小说的，颇不乏人，但解放后论者还属寥寥，因而有重新给以估价的必要。

曼殊小说从内容上看，表现个人身世之感的《断鸿零雁记》，可以说最突出了。柳亚子根据它写曼殊的传记。冯自由曾反对亚子的这种看法。我觉得把小说看作完全是历史事实，自然是错误的。但要说它纯粹是虚构，也是不正确的。即如篇中写“余”回东

京省母，和他的姨表姐静子一段爱情关系，证之以他所写的诗篇，如《为调筝人绘象》、《寄调筝人》、《调筝人将行属绘金粉江山图题赠二绝》、《东居杂诗十九首》等都足以证明。小说中的静子，决非纯属于虚。又如其他短篇中，如《绛纱记》中所说的“有广东人流落可叹者，依郑氏外馆度日，其人类有疯病，能食酥糖三十包。”也是写他自己的。

至于其余的几篇，大抵写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，如《绛纱》、《焚剑》、《碎簪》、《非梦》等。至于构成悲剧的原因，不外（一）新旧思想的矛盾。从晚清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传入中国，婚姻自由在一部分接受新思潮的青年男女中，已深有影响。但是作长辈的，仍然恪守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的封建陈规，两者发生了矛盾，于是造成了悲剧。如《碎簪记》中主人公庄湜，他的叔婶为他定了一位大家闺秀连佩，而他的好友又给他介绍了自己的妹妹灵芳。庄湜心中所属意的乃是灵芳，而非连佩。但他叔叔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道德观的老先生，认为不通过长辈的许可，而私订婚姻，是“蛮夷之风，不可学也。”但庄湜已经接受了灵芳的信物玉簪。当他叔父知道这件事后，非常恼火，一次碰到灵芳，他就象《茶花女遗事》中阿芝的父亲，对茶花女晓以大义，让她和自己儿子断绝关系一样。他也让灵芳自己碎其给庄湜的信物玉簪，并对庄湜的挚友怒斥庄湜道：“此人不听吾言，狂悖已甚。烦汝语彼，吾已碎其玉簪矣。此人少年任情，不知衙女不贞，衙士不信，古有明训耶？”其结果庄湜病死，两女均自杀。作者在篇末道：“今兹庄湜、灵芳、连佩之情缘既了，彼三人者或一日有相见之期，然而难也。”

出身于封建家庭的青年，一则由于在世界观中还残存有封建思想的流毒，认为长辈之命不可违。其次是社会的舆论。（三）是在经济上不能独立，还需要仰赖前辈的遗产。所以在婚姻上不能自主的时候，只能走殉情这条路。因此在那个过渡时期的小说中所反映的种种婚姻悲剧，是完全符合当时的现实实际的。

在曼殊这些作品中，时时流露出民族思想与爱国思想的激情。即如在《断鸿零雁记》中，开卷第一章，一开头即写“百越有金甌山者，滨海之南，巍然矗立。”下边写出“有海云古刹在焉。”由此联系到宋末遗事，“相传宋亡之际，陆秀夫既抱幼帝殉国崖山，有遗志遁迹于斯，祝发为僧，昼夜向天呼号，冀招大行皇帝之灵。”下边写后人的传说与自己的感怀，“故至今日遥望山巅，云气葱郁，或时闻潮水悲渐，尤使人歔歔凭吊，不堪回首。”

第十二章，作者又借“余”的表姐静子之口，评述明亡后逃往日本的朱舜水的遗事。说：“朱公以崇祯十七年，即吾国正保元年，正值胡人猖披之际，孑身数航长崎，欲作秦庭七日之哭，竟不果其志。迨万治三年，而明社覆矣。朱公以亡国遗民，耻食二朝之粟，遂流寓长崎。以其地与平户郑成功诞生处近也。”最后说：“公目清人腴然人面，疾之如仇。平日操日语至精，然当易箠之际，公所言悉用汉语，故无人能聆其临绝垂训，不亦大可哀耶！”朱舜水高度的民族气节，深为后人所景仰。鲁迅在去仙台读书时，一次曾中途下车，展望他的丘墓。作者在小说中忽然插入这一段话，充分表现了他对朱舜水的景慕之情。

小说第二十六章引澹归和尚赠吴梅村的诗：“十郡名贤请自思，座中若个是男儿？鼎湖难挽龙髯日，鸳水争持牛耳时。哭尽冬青徒有泪，歌残凝碧竟无诗。故陵麦饭谁浇

取?赢得空堂满酒卮。”作者借主人公“余”愤慨地说:“当日所谓名流,忍以父母之邦委于群胡,残暴戮辱,亦可想而知矣。澹归和尚固是顶天立地一堂堂男子,嗚呼!丹震一炬,遗老幽光,至今犹屈而不申,何天心之愤之也!”他深愤国人之不觉悟,未能早日推翻异族统治,光复祖国河山,其情感之真挚,不自觉地流露在字里行间,这是我们读曼殊小说时决不应忽视的。

曼殊的小说还反映了戊戌政变后,清政府镇压维新派的情况。《绛纱记》中写梦珠的未婚妻秋云,自述其遭遇道:“先是有巨绅陈某,欲结缡吾族,先君谢之。自梦珠出家事传播邑中,疑不能明也。有谓先君故逼薛氏子为沙门,有谓余将设计陷害之。巨绅子闻之,强欲得余,便诬先君与邝常肃通。巡警至吾家,拔刃指几上《新学伪经考》,以为铁证。以先君之名登在逆籍,先君无以自明,吞金而没。吾将自投于井,二姐秋湘闻之,携余至其家,以烛泪涂吾面,令人无觉,使老姬送余至香港,依吾婢。”

这里提到的邝常肃,即康长素(有为)的谐音。《新学伪经考》,为康的著作。名登逆籍,即曾参加过康梁师弟所组织的“强学会”、“保国会”的人。实际当时列名于这两个会的,不一定都参加了康梁等的变法运动,但是只要有人揭发,即难幸免。

《焚剑记》中反映出晚清社会的混乱情况,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,遭受深重的灾难。里边写两个青年女子,由于受到家庭逼迫,出走逃亡,在路上经受了种种的遭遇。二人以灰炭自污其面为乞妇状,旬日至东馆西约十里,日将西坠,有军将似留学生,策马而至,见二女勒马欲回,二女拜跪马前求食。军将笑以手探鞍,举一人腿示女曰:“吾侪以此度日,今仅余一腿,尔曹犹欲问鼎耶?”真是惨不忍睹。当时由于乱离与灾荒,许多村落已无人烟,小说中写主人公的经历与所见:“二女昏然如醉,生抱之登小舟,流流而下,已二日,舍舟登陆,憔悴困苦,不可复言。村间烟火已绝,路无行人,但有死尸而已。此时万籁俱寂,微月照地,阿蕙忽牵生手,一手指丛尸中,悄语生曰:‘此尸蓬首,挺身欲起,或未死也。’生趋前向尸曰:‘子能起耶?’尸曰:‘苦哉!吾被弹洞吾肩,不知吾何罪而罹此厄也。汝三人慎勿前去,倘遇暴兵,二女宁不立为董粉?暴兵以半日杀尽此村人口,此虽下里之民,然均自耕而食,自织而衣,素未闻有履非法者。甚矣!天之以人为戏也。’”

很显然,在晚清,广东一再发生革命暴动事件,清廷进行镇压,迁怒于人民群众,于是有洗劫农村的残酷暴行。这与国民党对苏区,日寇对抗日根据地,实行三光政策,前后如出一辙。象这样从侧面反映辛亥革命前后,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激烈情况,在同时小说中,还是不多见的。

不过,曼殊小说中也存在不少问题。首先,由于他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同虚无主义的,所以在内容上充满着世事多变,人生无常和感伤颓唐的情绪。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,如《断鸿零雁记》中的“余”,以及《绛纱记》中的秋云、玉鸾,《非梦记》中的燕生,最后结局都以遁入空门为僧为尼而告终。这对广大读者,是会产生不小的消极影响的。

在创作方法上,作品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,以及主人公的思想情绪和遭遇,的确是符合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的真实情况的。但作品中的故事情节,人物际遇,往往出于作者虚构。其中最大缺点,即某些事态,是不符合人物性格,或现实生活发展逻辑的。

曼殊的小说,全部题材都是男女爱情同婚姻问题,而且也都是以悲剧而告终。五四后鸳鸯蝴蝶派的作品,不少源于曼殊,到后来渐趋恶滥。所以有人把他列入到这一派中。周作人在他的《答芸深先生》的信中,认为这是在宣统、洪宪之间的一种文学潮流,一半固然是由于传统的生长,一半则由于革命顿挫的反动,自然倾向于颓废,原是无足怪的。只因旧思想太占势力,所以渐益堕落,变成《玉梨魂》一类的东西。文学史如果不是个人爱读书目的提要,只选中意的诗文来评论一番,却是以叙述文学潮流之变迁为主,那么正如近代文学史,不能无视八股文一样,现代文学史中就不能拒绝鸳鸯蝴蝶派,不给它一个恰当的位置。曼殊在这派里,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。却如孔教的孔仲尼,给他的徒弟带累了,容易被埋没了他的本色。(《苏曼殊全集》卷五附录下)周作人从时代背景上说明鸳鸯蝴蝶派产生的根源,以及曼殊在这派作家中应占的地位,是值得读者参考的。

另外曼殊小说,一方面继承了《聊斋》、《红楼梦》的传统,另一方面也受西方文学,如当时风行一时的《茶花女遗事》和《迦茵小传》的影响不小,所以鸳鸯蝴蝶派也并非纯然国产。

四

曼殊的散文因受章太炎、陈独秀、柳亚子等的影响,表现了革命的思想,如《秋瑾遗诗序》。此文虽短,但却表现出无限哀惋愤激同仰慕之情。试看其开头的一段话:

“死即是生,生即是死。——秋瑾以女子身,能为四生请命,近日一大公案。秋瑾素性,余莫之审,前此偶见其诗,尝谓女子多风月之作,而不知斯人本相也。秋瑾死,其里人章炳麟序其遗诗,举袁公越女事,嗟夫!亡国多才,自古已然。”

特别在一九一三年,袁氏镇压二次革命的时候,曼殊站在革命党的一边,发表了《讨袁宣言》,备陈袁氏的罪恶,申明二次革命的意义,表示个人的决心。文章开端在引了拜伦《哀希腊》的诗句之后,接着抒发个人的激愤之情,他说:

“呜呼!衲等临瞻故国,可胜恻怛!自民国创造,独夫袁氏,作孽作恶,迄今一年,擅操屠刀,杀人如草,幽蓟冤鬼,无帝可诉。诸生平等,杀人者抵。人讨未伸,天殛不道,况辱国失地,蒙边夷亡,四维不张,奸回充斥,上穷碧落,下极黄泉,所造共和国,不知今安在也!独夫祸心愈固,天道愈晦,雷霆之威,震震斯发,普国以内,同起讨伐之师。衲等虽托身世外,然宗国兴亡,岂无责耶?今直告尔,甘为元凶,不恤兵连祸结,涂炭生灵,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,亦将起而褫尔之魄,尔谛听之!”

此外,曼殊还写了些书札,从文艺的角度上看,的确是冷隽飘逸,读起来令人不由想起东坡同山谷的尺牍,往往是信手拈来,而情趣盎然,意态横生。

五

曼殊在翻译方面,诗有汉译英和英译汉两种,他曾辑为《文学因缘》一书问世。另外他还和陈独秀合译法国大作家屠格的《惨世界》(现译作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)。因系与别人合译的,这里不多评论,只略论其译诗。而译诗只论其对英人拜伦诗的译作。

曼殊认为诗是很难译的，由于语言不同，用这国文字来译另一国的诗歌，就很难把作品中的意境和声律之美，完全表达出来。他说：

“先是在香江读Candlin师所译《葬花诗》，词气凑泊，语无增减。若法译《离骚经》、《琵琶行》诸篇，雅丽远逊原作。夫文章构造，各自含英，有如吾粤木棉、素馨，迁地即为良，况诗歌之美，在乎音节长短之间，虑非译意所能尽也。”（《文学因缘·自序》）

但是他还是用汉文译了英诗，同时又把中国许多诗篇译为英诗。在英国诗人中他尤其酷嗜拜伦的作品，他所以喜爱的原因，一是由于他的身世与拜伦有相近之处，所以特别有着同感。如：“丹顿摆伦是我诗，才如江海命如丝。朱弦休为佳人绝，孤愤酸情欲语谁！”（《本事》）但是更重要的则是拜伦提倡自由和反抗的精神，给曼殊的影响最大。在中国，最早译拜伦《哀希腊》中部分章节的，为梁任公的小说《新中国未来记》。由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反满革命，拜伦因曾帮助希腊进行独立战争，所以当时不少革命者，都曾醉心于阅读他的诗篇，企图从中吸取力量。正如鲁迅在《杂忆》中所说的：

“其实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为中国人所知，还有别一原因，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。时当清的末年，有一部分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想正盛，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，便容易惹起感应。”

曼殊当时之盛推拜伦，当亦与此有关。不过他的译诗太受古诗的局限，所以那种激昂慷慨的情调，未能得到充分的表达。正如鲁迅对他的评论：“但译文古奥得很，也许曾经太炎先生润色的罢，所以真象古诗，可是流传倒不广。后来收入他自印的绿面金签的《文学因缘》中，现在连这《文学因缘》也少见。”（《坟·杂忆》）

由于曼殊虽然盛赞拜伦，但一则所译的篇数寥寥无几，加上译文的古奥，所以在文坛上的影响是远不及他的创作的。

综观以上的论述，曼殊在中国近代文坛上是一个奇人，也是一个才人。不论诗歌小说同散文，都有其独特的风格，闪耀着天才的火花。特别是他的革命思想同感情，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于不自觉中流露出来，这更是值得重视的。可惜的是他在思想上受到佛家唯心主义与消极出世思想影响较深，尤其在辛亥革命后，袁世凯当国，镇压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，当时南社诗人大半看不到政治的前途，因而走上消极颓唐，用醇酒妇人来排遣苦闷的道路。曼殊当时也未能免，在创作上借艳体诗篇来发抒自己无可奈何的情怀，而在小说上，也写了不少带悲剧色彩的恋情作品，这些对青年读者的影响未免是消极的。加上他寿不永年，所以在艺术上也未臻于成熟，因而在小说中难免出现一些不符合生活逻辑的描述。特别是由于他开其端，后人扬其波，形成了弥漫文坛，影响恶劣的鸳鸯蝴蝶派。因而后来论者，追溯根源，对曼殊也深有微辞。

在今天重新评价曼殊的作品，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，实事求是地对他的作品进行分析评价，在晚清文学史上应该给他以一定的地位，而不应一笔抹煞，把他与后来的鸳鸯蝴蝶派等量齐观。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改定